

一、窗口邊的臺灣欒樹 王素涼

我家在一所學校的圍牆邊。沿著圍牆，學校種了一排臺灣欒樹，已經十五年了。我們天天看著臺灣欒樹，現在它們長到我家三樓的窗口邊。每天一早打開窗戶，風一吹，臺灣欒樹就像在和我們揮手，然後靜靜的守在窗口旁，等待我們放學回家。

多年來，窗口邊的臺灣欒樹一直是個浪漫的藝術家，展現四季不同的風采。

春天時，素淨的枝條，悄悄掛上一串串嫩葉，好像要我們張大雙眼，仔細觀察它們的成長。

不知不覺來到了夏天，我們才發現那一樹的繁華墨綠，早已吸引三五成群的麻雀前來，在綠葉間開心的玩起捉迷藏。

秋天是臺灣欒樹最多采多姿的時節。先是樹上開滿一簇一簇的黃花，幾週後，結出淡紅色的果實，一看就知道收穫的季節到了！

到了冬天，它們更是體貼入微，連忙脫去身上的黃葉，好讓我們能享受陽光的溫暖。脫去了黃葉的臺灣欒樹，在風裡早早休息，等待明年春天到來，迎接又一個新的開始。

窗口邊的臺灣欒樹像一幅風景畫。我們在窗邊擺了一張特別長的書桌，每天晚上全家人坐在窗前話家常，或做著自己喜歡的事，它們只是靜靜相伴。有了它們，我家因而充滿藝術氣息。

二、阿白觀察記

春天時，每天清晨五點半，熱情的阿白總是準時在我家陽臺唱歌。啾！啾！一陣陣清亮而急促的叫聲，在安靜的清晨裡聽起來特別響亮，讓我不得不起床。唉！阿白總是穿著灰色上衣，灰綠色夾克，頭上還戴著一頂白色毛帽，在微亮的天色中唱著「不理不理」。我很好奇牠到底要唱到什麼時候？反正也無法再睡，我決定看看牠到底在做什麼。

觀察了好幾天，我發現阿白不只是歌唱家，還是舞林高手呢！牠站在細枝上，放低身體，展開尾羽，頭、身、尾成一直線。在輕快叫聲中，牠快速振動微微張開的雙翅，雙腳碎步走動，看起來像林間的舞者，又像動力十足的戰鬥機。

這特別的歌聲和舞姿，讓我十分好奇。翻了動物百科後才知道，原來，三到五月是白頭翁的求偶季節，為了吸引母鳥，公鳥會賣力的表演。

兩個多月後，阿白的身邊多了一個伴。兩隻鳥每天忙進忙出，用嘴把乾草來回穿過樹枝。再仔細一看——哇！一個黃褐色的鳥巢正藏在陽臺的樹枝間。

有一日，阿白不在，我用望遠鏡觀察鳥巢，驚喜的發現裡頭有三顆帶著巧克力色斑點的蛋。鳥巢外側的樹枝夾著一條細長的塑膠碎片，不知道是不是阿白特別喜歡它？不過，我總覺得看起來有點奇怪。

阿白一家就這樣在陽臺住了下來。自從有了幼鳥後，阿白變得很凶。只要我一靠近，牠立即「一飛沖天」，一邊在空中繞圈，一邊唧唧唧的大聲叫。牠用短促的叫聲警告，好像隨時要衝下來啄我，讓我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隨著夏天到了尾聲，阿白又唱回招牌三連音「巧克力」——與求偶時不同——節奏輕快分明。幼鳥們長出豐滿的羽毛後，很快就不見鳥影，阿白也不告而別了。雖然少了擾人的「鬧鐘」，我卻忍不住想念起牠們，想念觀察阿白帶來的樂趣。

三、熱荔枝

李潼

一直到小學五年級，我才第一次吃到荔枝。

在竹東林場工作的大哥，坐了兩天一夜的車子，回鄉探親時，特地帶了一串「很少有人見過的荔枝」讓我們見識。

在我的家鄉花蓮，除了黃色的木瓜、紅色的蓮霧、皺巴巴的綠皮芭樂之外，還有香蕉、甘蔗，當正餐或零食的番薯也不少，我偏偏「長眼睛沒見過」這種粗粗的、紅紅的，聞不出什麼氣味的荔枝。

這串珍果被擺在神明廳的供桌上，先讓聞風趕來的左鄰右舍，輪番看了一回，直到第三天才公開享用。我們一家兩代十口人，一人分得一粒，其餘的不多不少，巷裡的每一家人都分得一粒。

習慣了大啃西瓜，大口吃木瓜和芭樂的我，面對這麼一粒秀氣的荔枝，一時還拿不定主意。該是一口解決呢？還是削片處理？還是飯後食用比較理想？是在榕樹下獨自品嚐？還是帶去學校公開亮相比較過癮？用便當盒裝？還是用透明玻璃杯捧著比較好？

這粒命運坎坷的荔枝，幾經折騰，被我握在掌心一整天，終於由我和三個好友分享。他們和我一樣，細細的品嚐，也吃得很滿意。阿洛說：「荔枝真好吃，它的肉是熱的呀！這種水果太少了，不知道種在哪裡？以後畢業旅行，我們什麼地方不去，一定要老師帶我們去參觀荔枝樹。」